

静夜思(组诗)

□钱雪冰



以笔蘸酒

以笔蘸酒 写下
火的冷 冰的烫

写下梅花 似醉非醉
向腊月发嗲的
娇羞模样

写下脚底 吱吱作响
正等待分娩 又一胎
春光

味道

撕两片月光
入锅
烧开的水
便有了浓浓的想家
味道

同样一只苹果

同样一只苹果
我咬在嘴里
没有母亲咬在嘴里
脆
没有母亲咬在嘴里
甜

对话

鞭子说
张开你的翅膀
飞翔

马说
兄弟 别急 再有半个时辰
我就追上我的翅膀

你提一篮子月光来看我

想不到 今夜
你提了一篮子月光
来看我

我不好意思再闭着眼
说
天黑了

我装着不小心
碰翻了篮子
月光哗啦啦全泼到地上

你和我脸挨着脸
低头捡拾月光
月光碎了

碎了的月光
捉在你我手中
依然说不出的温暖

窗外
月光一言不发
它的凉
由赶夜路的露水
一语道破



逐日豪情
陈顺源

梦中“南园”

□宋继高



2022年元月27日,我在公司忙完公务于18点20分冒雨启程从苏州赶回南通,晚饭后,早早地躺到床上,却怎么也睡不着,头脑十分清醒地把元月26日、27日这两天的经历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。接近年底了,这两天事情特别多,这一记,竟有8000多字,一直写到凌晨4点多,写好了,还是没有睡意。

都说,人一旦进入了60岁后,容易失眠。我这再过3天,虚龄已70岁了,难道这就开启了失眠模式。我有点急了,转过身子,默念1234,不知什么时候,睡着了,而且很快就进入了梦中。在梦中,好像有人在告诉我,我的故乡,其实不叫夏家湾,而是叫南园。我老是在想,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,怎会有如此诗意的地名,内心虽说有点儿不能接受,但暗地里却喜欢这个优雅的地名。

至此时,梦还在继续。梦中,我在努力回忆我的祖上,其实,我对祖上的记忆是有限的,对祖母的记忆还算清晰。至于祖父,似乎只有父母平时言语中的闲谈加淡淡的记忆再有自己的想象,十分模糊。

记忆中的祖母是一个瘸子,好像右腿比左腿短一截,造成整个身体不平衡,走起路来,总是侧向右边,一拐一拐的,人们明里暗里,包括我的父母都叫她“拐奶奶”。看上去,拐奶奶走路十分吃力、十分别扭,而拐奶奶却说,不吃力,习惯了。至于走路样子的难看,拐奶奶也就顾不到这么多了,可能在她看来,有什么难看不难看的,我天生就是这样走路。更主要的,在拐奶奶内心深处,可能还有另一个声音:别看我走路一拐一拐,你们去看看我的4个儿子和3个女儿。

说起来真奇怪,奶奶的儿女们一个个出落得人模人样,4个儿子个个高大英武,身高都在180以上,若站成一排,神似一堵城墙。由于家境太穷,大伯、二伯早早地就离开衣胞之地,去无锡太湖的独山村创食谋生。好在他们都十分勤劳,在那里立根创业。大伯最初上山做和尚,后来还俗下山成了家,有一个女儿,现在可能也60岁上下了。二伯身材高大魁梧,讲话有点结巴,为人处世十分和善,虽说身处异地他乡,可当地百姓都很认可他,选他担任生产队长。这一当就是几十年。

小时候,我每年都要跟随父亲来到太湖之滨的二伯家,十二三岁的光景,夕阳下,我与父亲还有二伯,坐在瓜藤横架的小院中,吃花生米、喝啤

酒,还有二伯随手从藤上摘下来的黄瓜,在衣服上擦两下,一掰,分给我和父亲。每当这时,父亲都显得十分开心,一直咧着嘴巴笑。后来,长大了,我也看出来了,排行老三的父亲与二伯的关系最亲密、相处得最融洽,话最多。大伯虽说也在独山村,但我似乎没见过他,或只见过一两次,现在已全无印象。大伯沉默寡言,做和尚时,我父亲有时也跟他上山,他就要求父亲与他一起静坐礼佛,坐久了,父亲内急要小便,大伯却不允许他离开,父亲只好当着佛面拉在裤裆里,不一会儿,空气中渗来尿骚的味道,大伯心知不妙,对父亲严厉斥责,呵斥他下山思过。父亲一气之下走了,从此再也没有跟大伯上过山,要不然,我的父亲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半路和尚。

也许这就是父亲后来很少提及大伯的原因,他来独山村,只去二伯家,印象中,我没有记得他去过大伯家。

大伯、二伯所处的独山村,地处太湖佳绝处的鼋头渚。我第一次看见太湖就是在这里。那时候,在我心中,太湖亲切极了、温柔极了、也壮阔极了。

记得湖边有一块大石头上,镌刻着“包孕吴越”四个红色大字,是郭沫若的题字。

记得村子不远处,有一个工人疗养院,红瓦白墙的一组组建筑掩映在绿树之中,十分典雅诱人。我曾在疗养院前面一条柏油马路上,把一辆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蹬得飞快,结果转弯不及,人重重地摔下自行车昏了过去,还是过路的解放军叔叔把我救醒。我站起来,揉揉隐隐作痛的腹部,也不知道说声谢谢,跨上自行车又骑走了,正是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年龄啊!

回到二伯家,我也没向父亲和二伯说起这件事。因为一辆新自行车的前轮毂与路牙磨擦,留下道道很深的擦痕,我怕父亲知道了,会责怪我。

再说说我的三个姑妈,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哪知道贫寒中也出靓女。我的三个姑妈个个如花似玉,身材高挑,脸形俊美。大姑妈侠女风骨,一派伟岸;二姑妈正气浩然,有大家风范;三姑妈走出来,俨然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那位经常出现在各类化妆品包装盒上的广告女,气质非凡,且心灵手巧,出得厅堂下得厨房。这三位姑妈,是那个年代乡野中的一道靓丽风景,奶奶怎能不心生自豪。

似乎扯远了,还是回到梦中的南

园吧。梦中的南园风水极佳,家门前有一条河,屋后也有一条河,这两条河流都不大,但却连着长江,通向大海。长江涨潮了,小河的水位也跟着往上涨,退潮了,小河水也小了,这一呼一吸之间,彰显着小河的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,连着长江的河流,再小也有灵气。

这里是我外祖父的出生之地。我的外祖父陈伯盛是一个知书识礼、见过大世面的乡绅,经常听我母亲说,民国18年即公元1929年,我外祖父曾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。后来红军失利,外祖父又回到南园,做起生意,向江南贩卖生猪、花生等生活物资。外祖父能说会道,一手好看的毛笔字彰显出他文化人的气质。

外祖父情商高,乐于助人,深得民心。熟悉他的人都说:“哎呀,你那个外公啊,一块钱用掉九角九,拍拍口袋还说有,好人啊!”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,却在1951年那个月光朗朗的正月十三,被以乡指导员石峰为首的一群人,在调解家庭矛盾时起了纠纷,遭群殴致死,后在我母亲姊妹三人不屈不挠的追诉和人民群众的奔走呼号之下,判处为打天下吃尽千辛万苦的有功之臣石峰极刑,另外一个主要打手丁邦林也被判为死刑,两犯不服,提起上诉,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坚决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,执行枪决。但我却永远失去了外祖父,因此,我从来都没见过外祖父,也没见过他的照片。关于他的形象,我一无所知,但村上的人都说,我的脾气秉性颇有外祖父的基因,冥冥之中,我也总感到与外祖父有心灵上的相通。

外祖父已离开我70多年了,每年的正月十三和清明节,我都要赶回梦中的南园即夏家湾祭奠我的外祖父,并且,我已委托《西乡情韵》的公众号主黄文龙先生走进档案馆,走访现在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知情人,四处搜集资料,完成了部分口述实录,一俟条件成熟,他将以长篇纪实报告的形式,再现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,我也会配合他写一篇《在时间长河中追问》,从另一个层面剖析发生这一事件的历史、社会以及家庭伦理方面深层次的原因。

至此,梦醒,是时,2022年元月28日6点09分,立即披衣起床,记下这个梦境,记毕9点42分,算是抢回了一段难得的记忆!